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六十五

子部十七

雜家類一

鬻子

臣等謹案鬻子一卷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略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稱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註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註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出何書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受封於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

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遺文餘事錄爲鬻子則哀輯成編不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墨子

臣等謹案墨子十五卷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宋館閣書目稱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所列篇數終於第七十一與漢志合而按其目次缺者十篇正得六十一篇與館閣書目亦合惟六十一篇之中其八篇有錄無書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又有一本止存五十三篇者殆即此本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

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則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距之事其徒因採撫其術附記於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證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子華子

臣等謹案子華子二卷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案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其書亡矣此本出自宋南

渡後始刊板于會稽晁公武以其多用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采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渠胥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問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剟之蹟頗巧于作僞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于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漫衍而縱橫博辨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名于古人者觀篇末自敘世系以程出于趙睦睦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爲質則可以其質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乾隆四十七年

三月恭校上

尹文子 慎子

臣等謹案尹文子一卷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註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

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獻臣以爲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臣等謹案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周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註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莊子天下篇曰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云云是慎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

語見漢書藝文志

其書漢志作

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掇拾殘賸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鵠冠子

臣等謹案鵠冠子書漢書藝文志列於道家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鵠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鵠冠緜緜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鵠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鵠

冠子辨一首乃詆其言爲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鵬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其書漢志稱一篇隋志始爲三卷或漢以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辯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宋陸佃註凡十九篇其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註惟陳振孫稍及之通考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亦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

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則似亦未見佃註者殆宋時已罕傳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公孫龍子 鬼谷子

臣等謹案公孫龍子一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者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辯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戰國時門戶角立各欲自尊其說故其不同如此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恟忼恣肆

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
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
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離奇可喜陳振孫槩以淺陋迂僻
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辯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曰公
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
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文義頗淺近今亦姑仍之焉

臣等謹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
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
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
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撰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
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
之所本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

之言薈粹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
隋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
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
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肱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
劉向所引者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
誤以爲鬼谷子耳

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引

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

稱其一闔一關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
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
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陋差得其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
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呂氏春秋

臣等謹案呂氏春秋二十六卷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

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然序意篇首稱維秦八年湫灘之歲是時不韋未遷蜀司馬所記爲誤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擇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多所糾正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寧戚扣角所歌乃碩鼠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其所出古書多佚莫之考矣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

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本尙未出
引詩庶姜孽孽作轍轍量鼓逢逢作諄諄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乾隆四
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淮南鴻烈解

臣等謹案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
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亡三篇李淑邯鄲
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俶眞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
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林說山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孫子略稱讀淮
南二十篇是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邁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本
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尙有脫文也其
注或題許慎或題高誘晁公武謂許慎注稱記上則重許慎之說陳振孫謂今

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則以題許慎爲非蘆泉劉績則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並非慎爲之注又調停于二說之間考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致矛盾耳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慎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慎審矣誘涿郡人盧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濮陽令遷河東監並見於自序中慎則和帝永元中人遠在其前何由記上誘注劉績之說蓋徒附會其文而未詳考時代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人物志

臣等謹案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當侍至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迹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此書未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

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從口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事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昂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註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邵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迴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訛題晉人殊爲疎舛此本爲萬歷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板而修之猶古本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金樓子

臣等謹案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綜羣書著述詞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尙無闕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沒明季遂竟散亡故馬驢撰釋史徵採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摭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尙頗載其遺文核其所據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爲完備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數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蕃篇文多複見或傳刻者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別卷而本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怪四篇尙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興王戒子聚書說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攙亂而幸其標目分明尙可排比成帙謹詳